

景陽岡打虎



武松系列连环画之一

景陽岡打虎

原著 施耐庵

改编 阿秀

绘画 杨秋宝

徐晓平

扫描 whyufu



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

【内容提要】武松是《水浒》中的一个英雄人物。根据《水浒》部分情节,我们编绘了《武松》这一套连环画,共五册,这是第一册。

武松出生不久,便死了父母,全靠哥哥武大抚养。武松长大后,学了一身好武艺,又生就一副疾恶如仇、锄强扶弱的性格。一天,他打倒了横行乡里的赖大虫阎七,逃到横海郡柴进庄上避难。后来,得悉阎七未死,便辞了柴进回清河县探望哥哥。路经景阳冈,碰到猛虎出来伤人,经过一场搏斗,武松赤手空拳打死猛虎,为地方除了一害。当地乡民猎户感激武松,送他到阳谷县请赏,县官见武松忠厚正直,武艺高强,任命他做了阳谷县的都头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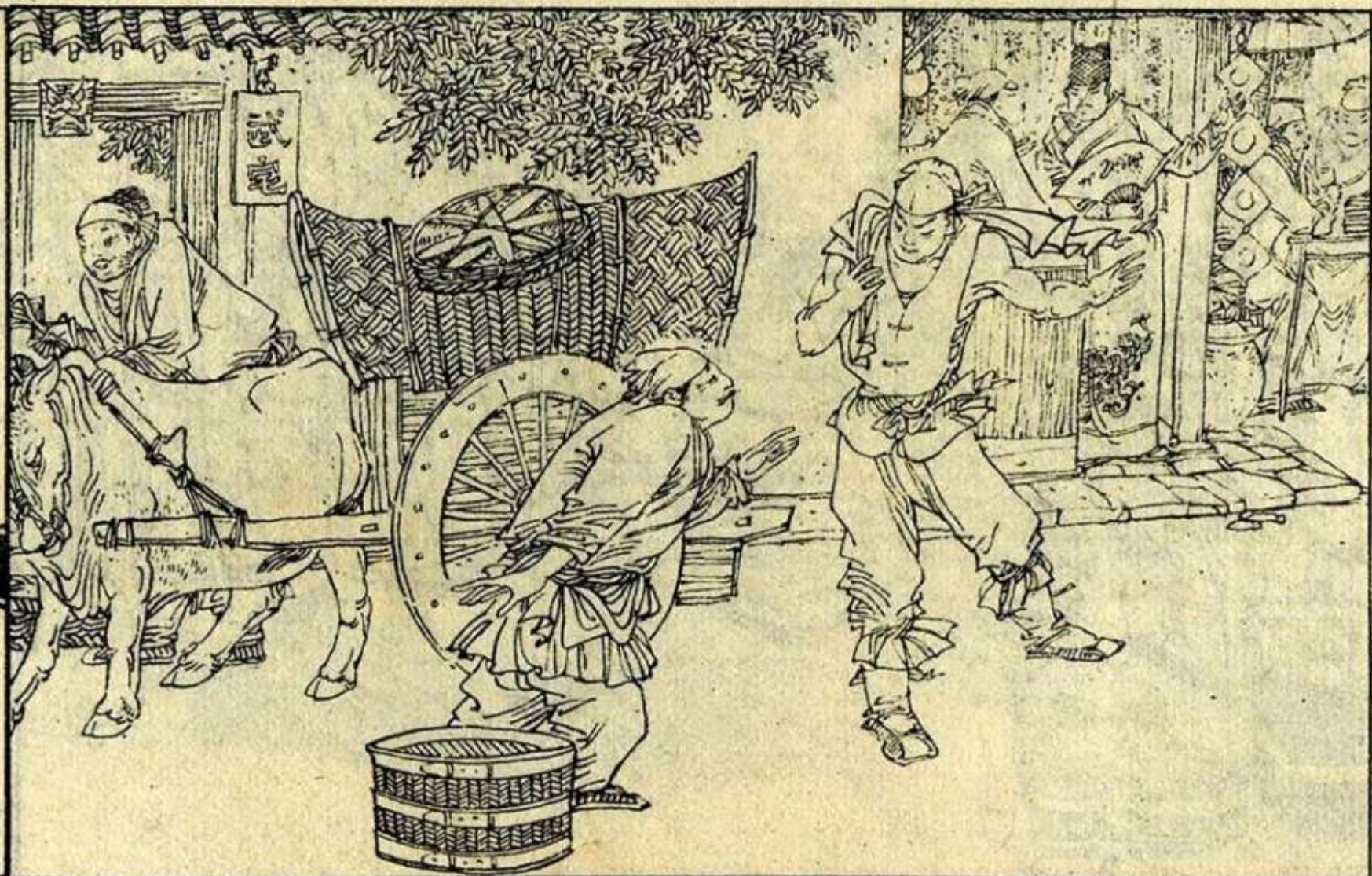
宋朝徽宗年间，武松出生在广平府清河县，他生下才三个月便死了父母，全靠哥哥武大抚养。



武大以卖炊饼为生，长得又矮又丑，可心地却好。每天一头担着扇笼卖炊饼，一头担着武松。见有喂奶的妇人，便上前告苦告难，讨点奶水给兄弟吃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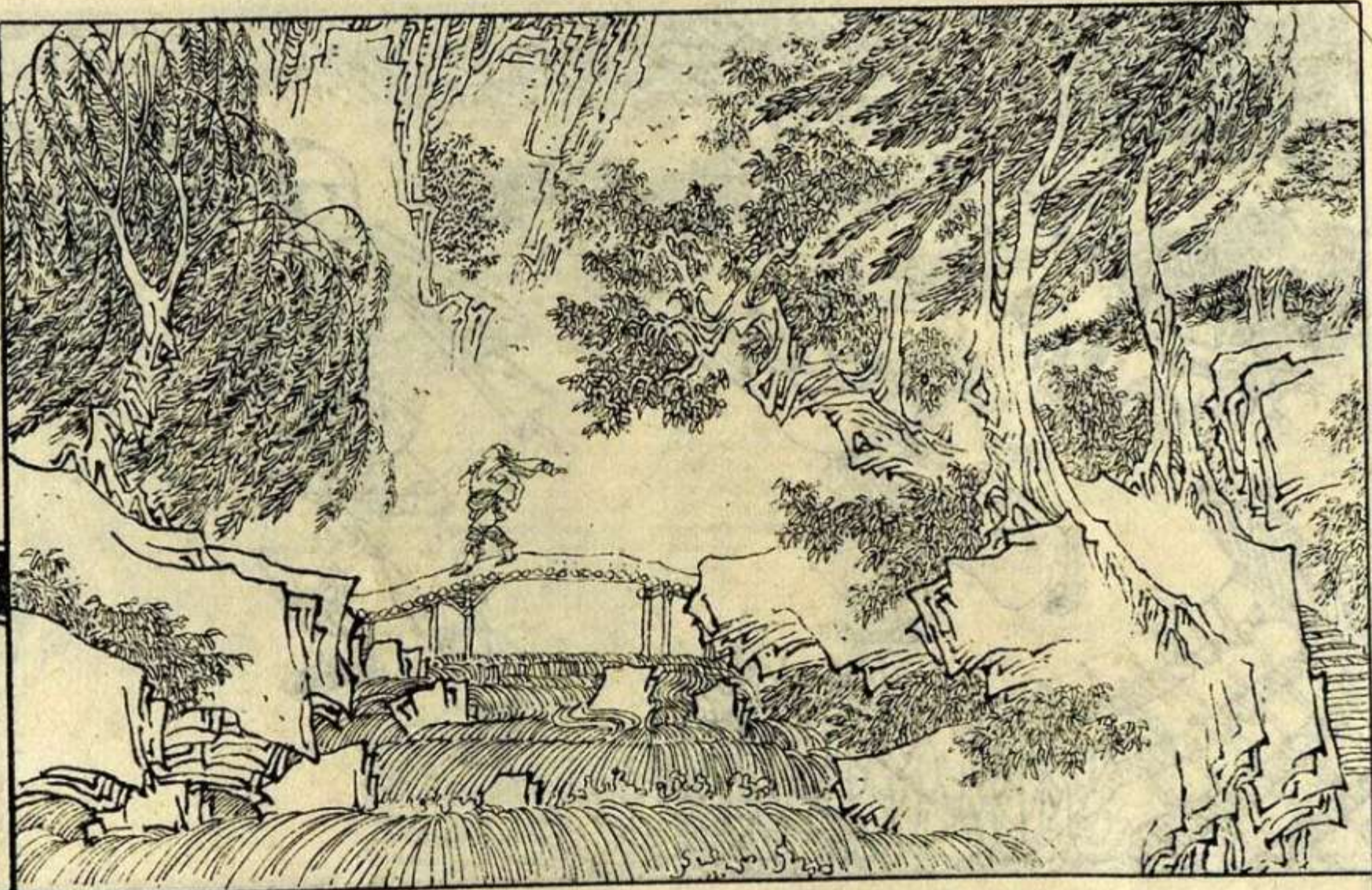
武大就这样把兄弟拖养大。那武松却和哥哥两个模样：身長八尺，相貌堂堂，浑身上下有千百斤力气。他专爱结识江湖好汉，使拳弄棒，学得一身好武艺。



一日午后，武松醉后回家。武大也卖炊饼回来，对武松道：“兄弟，今日城外黄泥庄张太公家买去两扇炊饼，我要在家发面，相烦兄弟去讨回两个扇笼来。”武松答应了。



刚出门口，武大赶出来叫住道：“兄弟，早去早归，可不要在路上管闲事、与人厮打，免得我常为你去衙门听候，耽误买卖。”武松道：“哥哥说得是，兄弟记住就是。”



武松出城来到黄泥庄，日头已经西斜。只见庄前小桥头绿杨树下，围着一簇人在那里喧嚷。



走近看时，一个胖大汉，一脸横肉，满腮胡须，倒竖两道浓眉，圆睁一双凶眼，在那里强要两个猎户献纳野味。武松认得他是“赖大虫”阎七。



武松是个行侠仗义的好汉，平日专爱打抱不平。见了这情形，怎按捺得住心头怒火，只见他圆睁双眼，直冲到阎七跟前，喝道：“呔！阎七不得无礼。”



那阎七并无真实本事，只倚仗着县衙里有他亲戚，且
有几分蛮力，便在这一带作威逞霸。当下见武松来势凶猛，
便道：“武二，干你甚事？我不惹你，你却来太岁头上动土！”



阎七说着，便想赢个先下手为强，趁武松不备，照准武松当胸一拳，武松稍一侧身，就让过了。



等阎七转过身来，武松用左手虚指一指，阎七忙举拳来挡，却挡了个空。只听得“噗”地一声，左耳门上早着了一脚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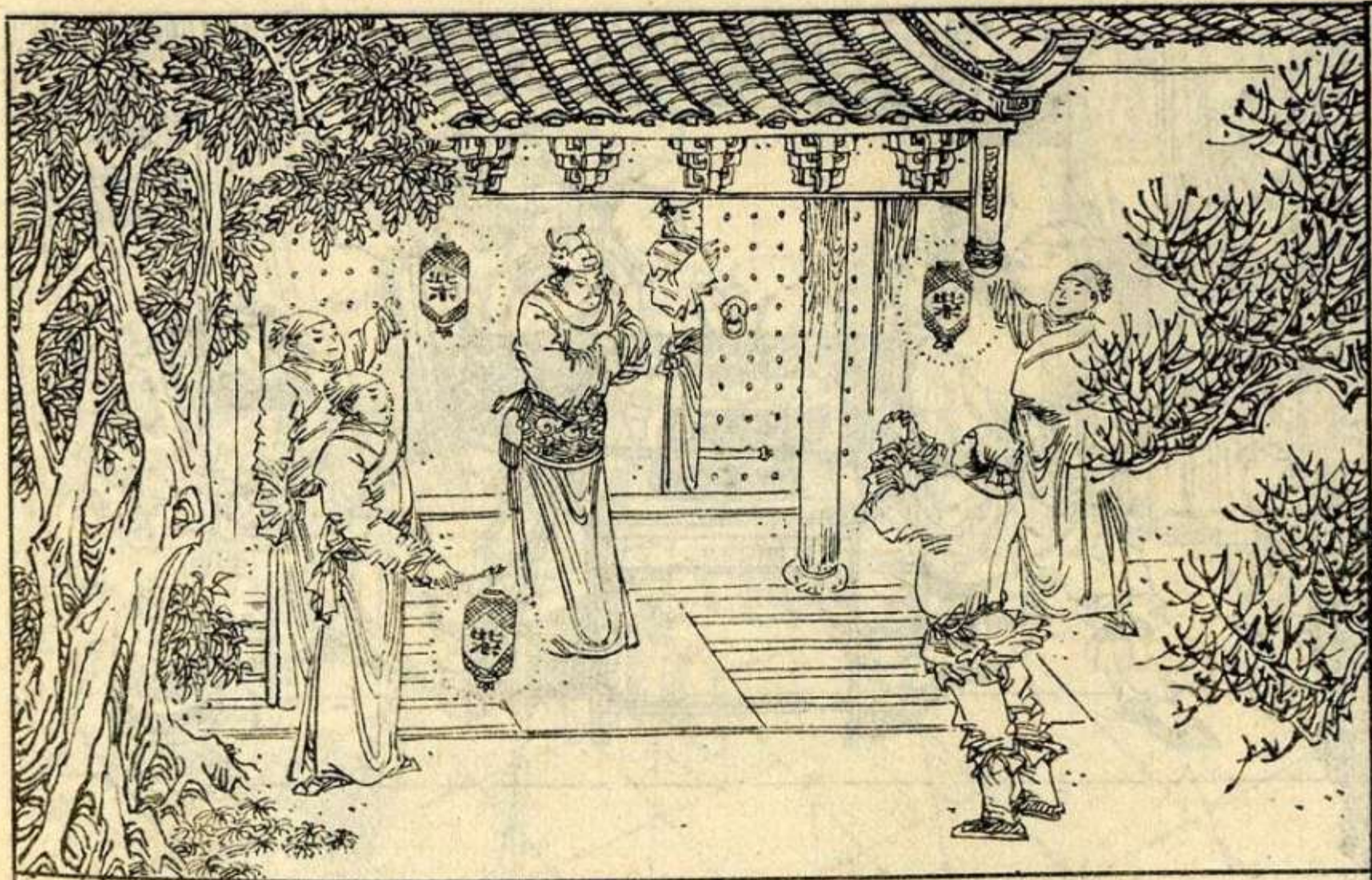
阎七踉踉跄跄往后退了两步，“啪！”仰面倒在地上。武松上前一脚踏住，再要打时，却见那阎七直挺挺地一动不动，只有两个眼珠还在转动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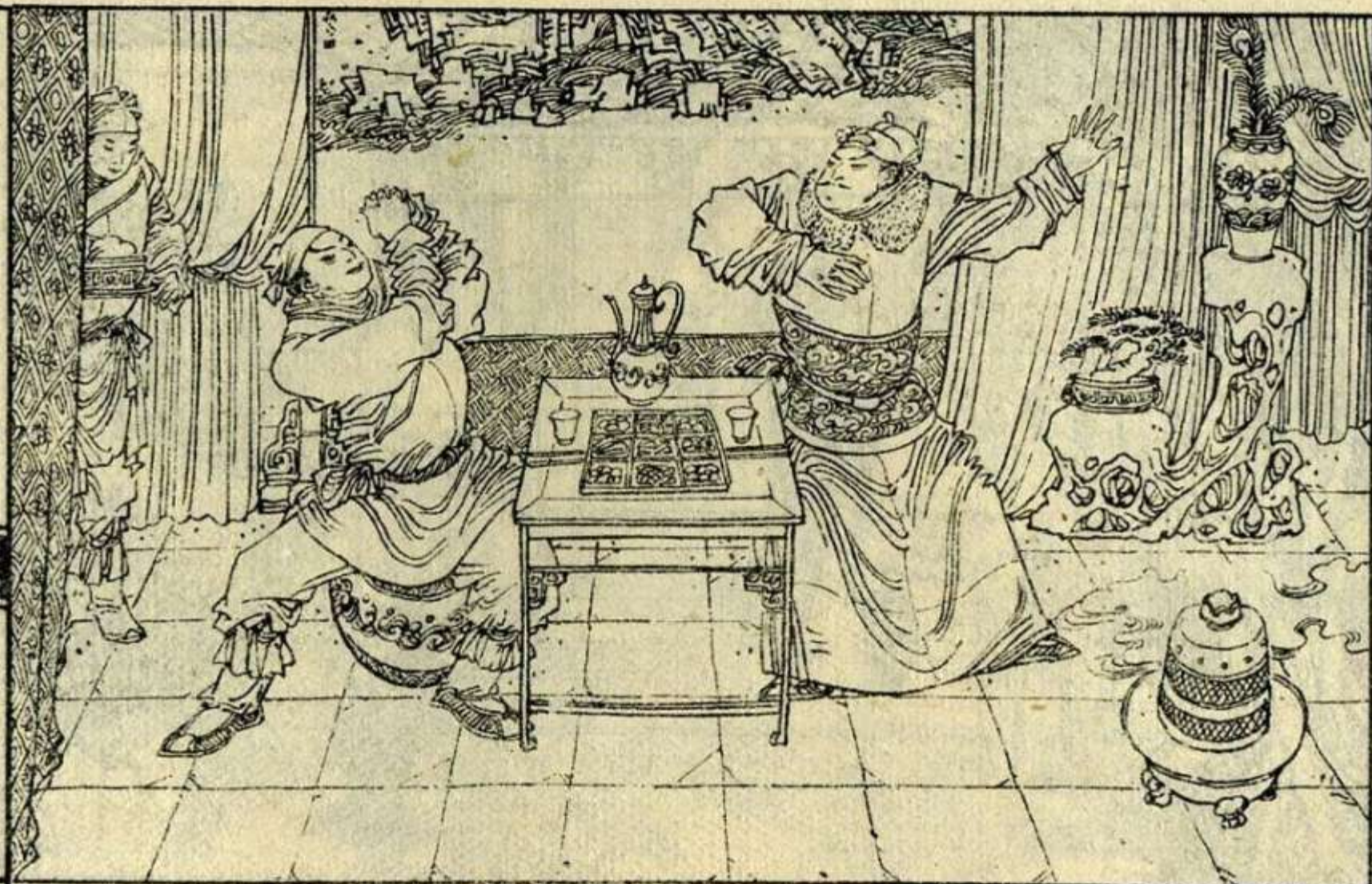
武松以为死了，一时不知如何是好。众人见武松为他们惹了祸。忙劝他快点逃走，这里由他们留下来维持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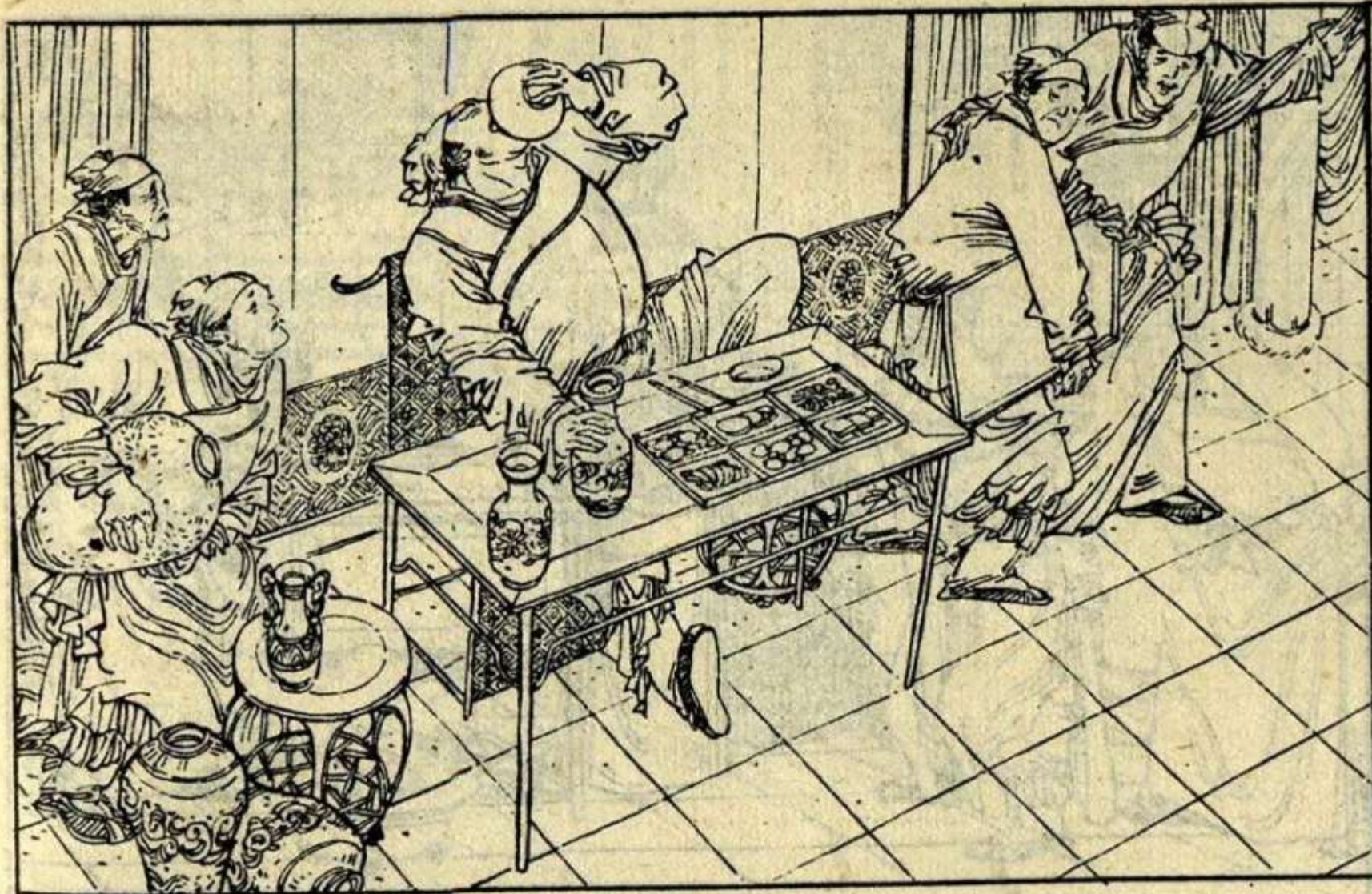
武松听了众人的话，急速上路。看看离清河县城远了，寻思道：“如今却投哪里去？有了，沧州横海郡柴大官人专一结交天下好汉，何不去投奔他！”便取道向沧州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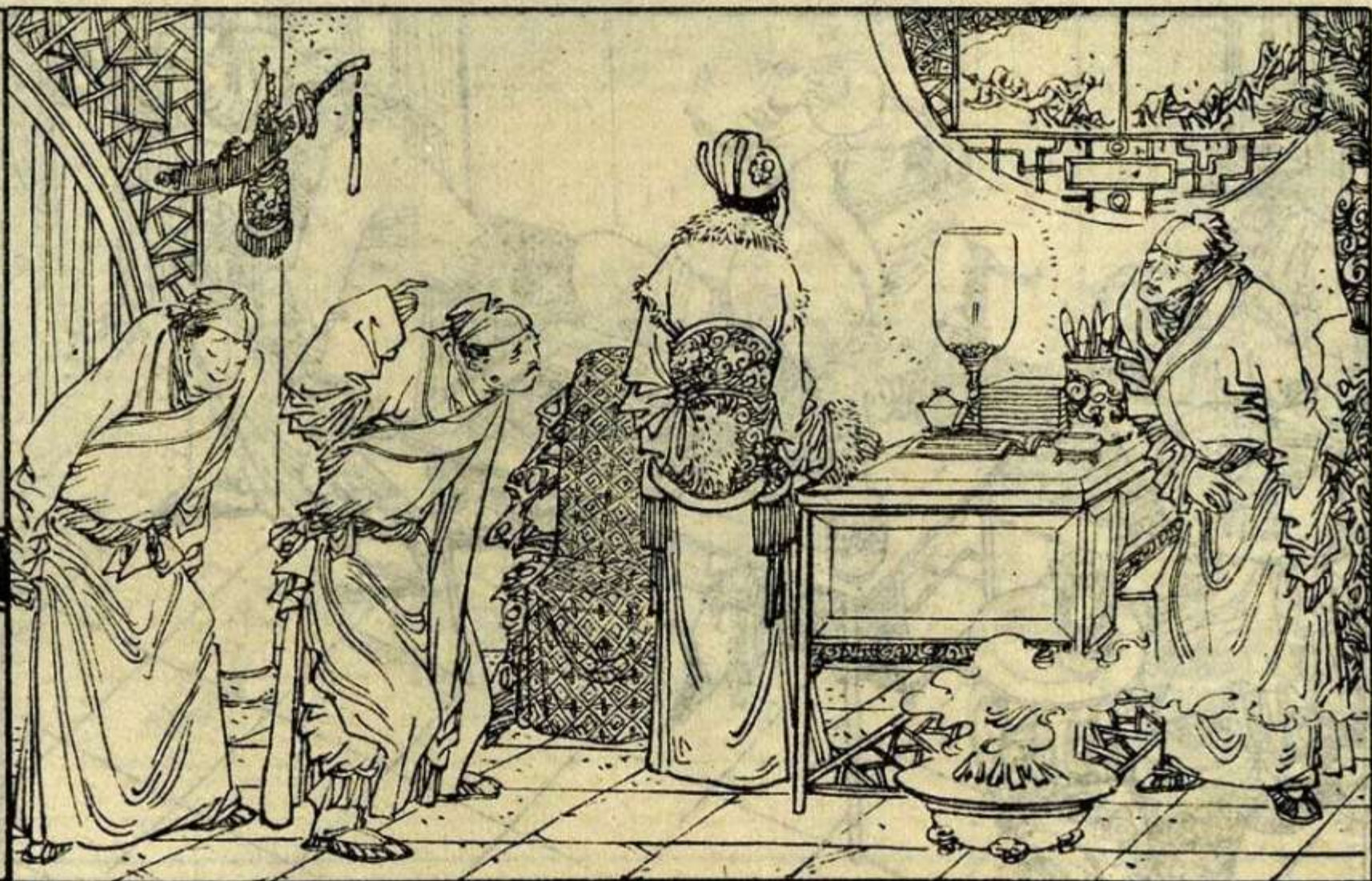
不几天，便来到柴进庄上。柴进早听得江湖上武松是个好汉，亲自出来迎接。



柴进一面吩咐摆酒相待，一面讲些闲话。武松说起因打死“赖大虫”的事，柴进道：“武英雄尽管放心，不要说打死个‘赖大虫’，便是杀了朝廷命官，柴进也敢留在庄里。”



隆冬未到，柴进已给武松送来了御寒冬衣，十分厚待。武松在庄上住了一时，怎奈性气刚强，稍有不如意处，吃醉了酒，便要打骂庄客。



时间一久，众人都嫌恶他，柴进听了庄客诉说武松的许多不是，也就渐渐对他冷淡了。



光阴迅速，武松在柴进庄上不觉住了一年，打听得阎七那家伙并没有死，正要回乡探望哥哥，忽然发起疟疾来。这晚，又发了病，寒冷难噤，便在那廊下生了一铲子炭火取暖。



只见一个庄客拿着灯笼，引着一个矮黑汉子前来。那汉子仰着脸只顾踏过去，正踩在铲子柄上，把那铲子里的炭火，都掀在武松脸上。



武松吃了一惊，随即跳将起来，劈胸揪住那汉子，喝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，敢来欺侮我！”那汉子也吃了一惊，正待分说，提灯笼的庄客慌忙叫道：“不得无礼，这位是大官人相待最厚的客官。”



武松怒道：“客官，客官！我初来时也是客官，也曾最厚待过。如今却听庄客搬口，便疏慢了我。正是‘人无千日好’。”举拳要打那汉，慌得庄客撇了灯笼，忙向前来劝。



正吵嚷间，柴进来了，问那汉道：“我寻不着押司，如何却在这里闹？”庄客便把踩翻火铲的事说了一遍。柴进便笑着对武松道：“你不认识这位体面的押司么？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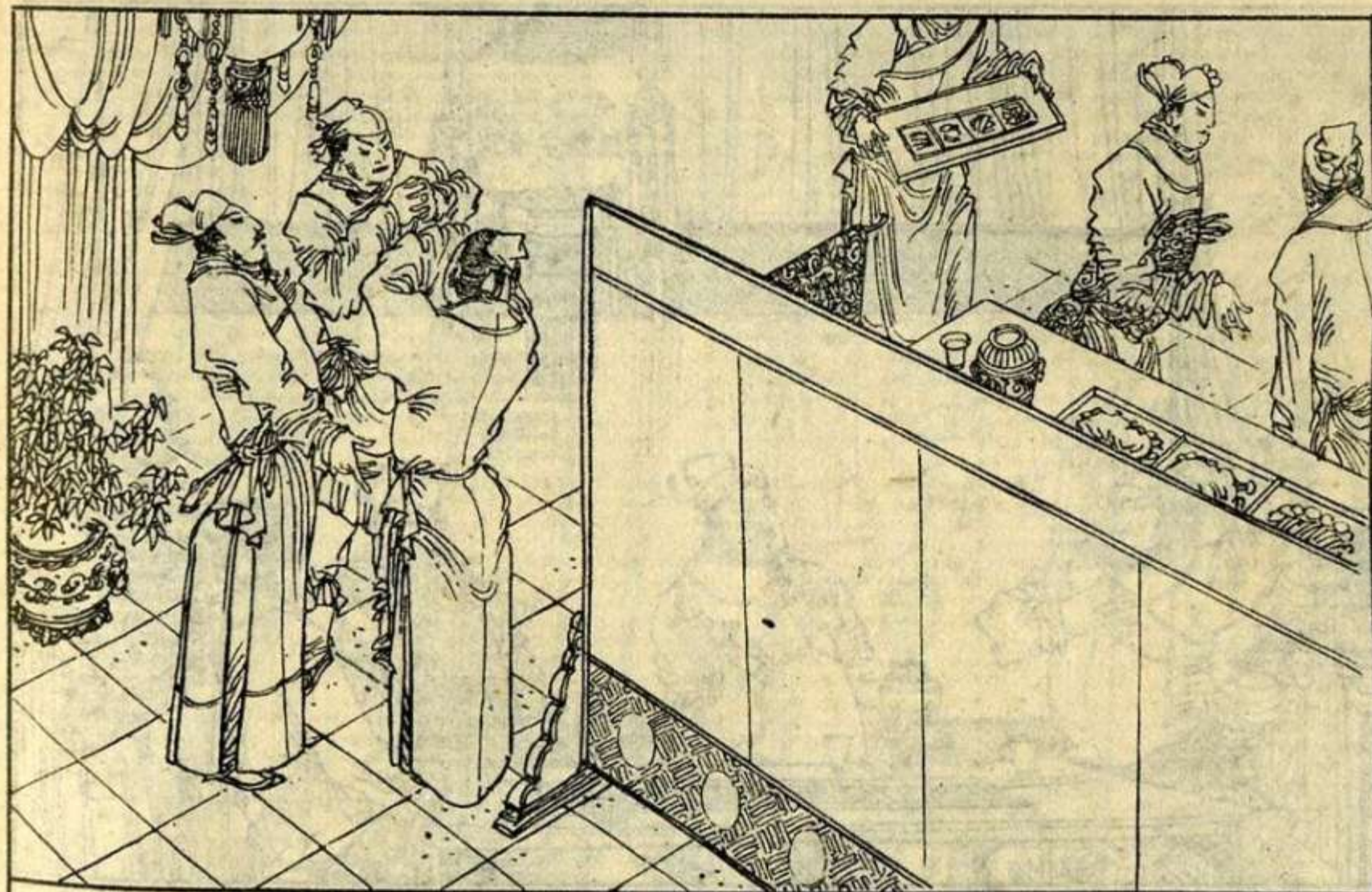
武松放了手，答道：“体面，体面！他敢比得上我郛城宋押司！”柴进笑道：“你认得宋押司么？”武松道：“我虽不曾认得，江湖上久闻得‘及时雨’宋公明是个好汉，我只等病好了，便去投奔他。”



柴进道：“你要见他么？”武松道：“我怎么不要见他？”柴进道：“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。此位便是宋公明。”武松道：“真个是他？”那汉道：“小可便是宋江。”武松定睛看了看，纳头拜道：“我不是梦里么？得与兄长相见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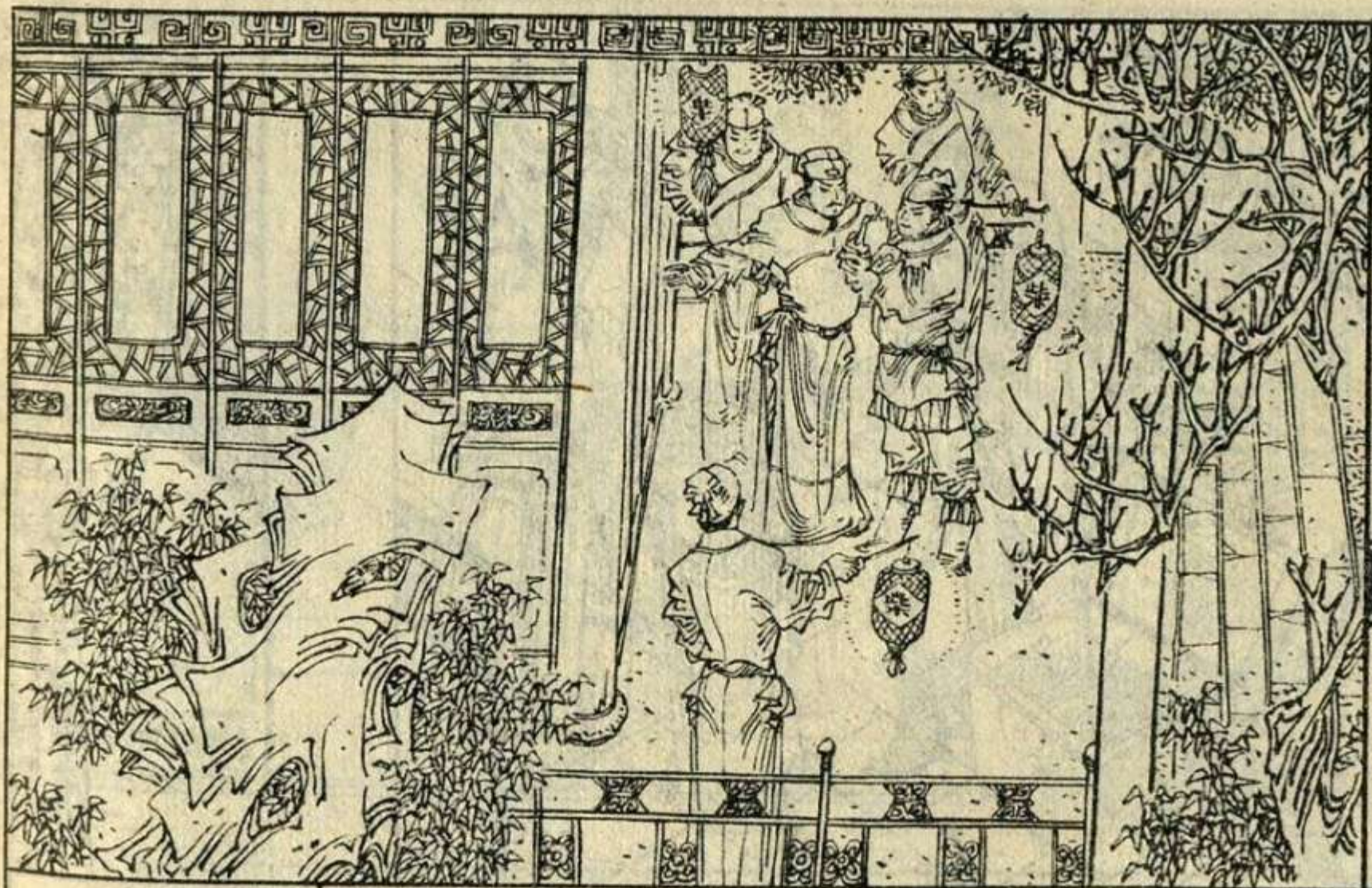
宋江慌忙扶住道：“足下是谁？高姓大名？何故如此错爱？”柴进对宋江说了，宋江大喜道：“江湖上多称道武二郎，不料今日在这里相会，多幸，多幸！”



柴进道：“今日豪杰相聚，甚是难得，就请同坐一席说话。”宋江大喜，挽住武松的手，一同到了后堂。柴进叫庄客重整杯盘。宋江唤弟弟宋清与武松相见了。



庄客送上酒肴，柴进便邀三人入席。宋江请武松上座，武松哪里肯依，只在横头坐了。宋江在灯下看武松一表人材，心中甚喜，便问道：“二郎因何在此？”武松便把在清河县打死赖大虫，来此避祸的前情，详细说了一遍。



宋江听了大喜。四人谈古论今，又讲了些拳棒功夫，当夜饮至三更。酒罢，宋江就留武松在西轩下一处歇宿。



过了数日，宋江又拿出些银两来，与武松做衣裳。柴进知道了，哪里肯要宋江出钱。自取出一箱缎匹绸绢，叫门下针工，给三人做衣裳。



武松自此每日陪宋江饮酒，往日吃醉酒使性子的脾气也不发了。又过了十几日，武松思乡，要回清河县看望哥哥。柴进、宋江都留不住他。



柴进取出些金银，送与武松，又办酒食送行。宴罢，武松穿了一领新缝的红绸袄，带着个白范阳毡笠儿，背上包袱，提了哨棒，相辞了要行。宋江和宋清两兄弟定要相送，三个辞别了柴进便行。



离了柴家庄，行了五七里路，武松作别道：“尊兄，远了，请回。”宋江道：“何妨再送几步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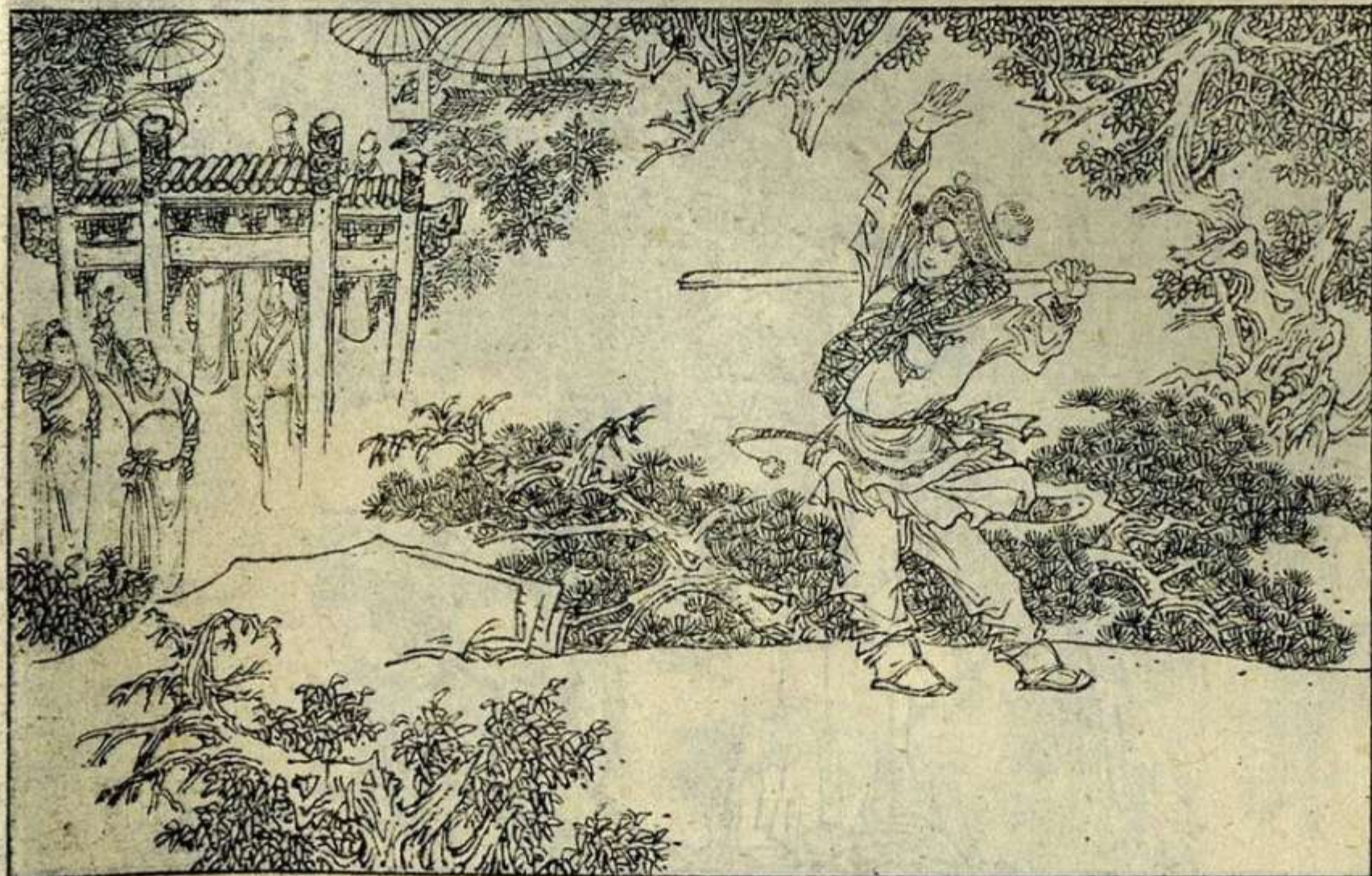
路上说些闲话，不觉又过了两三里，武松挽住宋江手道：“尊兄不必远送。常言道：‘送君千里，终须一别。’”宋江指着前面道：“容我再行几步。那官道上有个小酒店，我们吃三杯作别。”



进了酒店，饮过了几杯，看看红日半西，武松便道：“天色将晚，哥哥不弃武二时，受武二四拜，拜为义兄。”宋江大喜，武松便拜了四拜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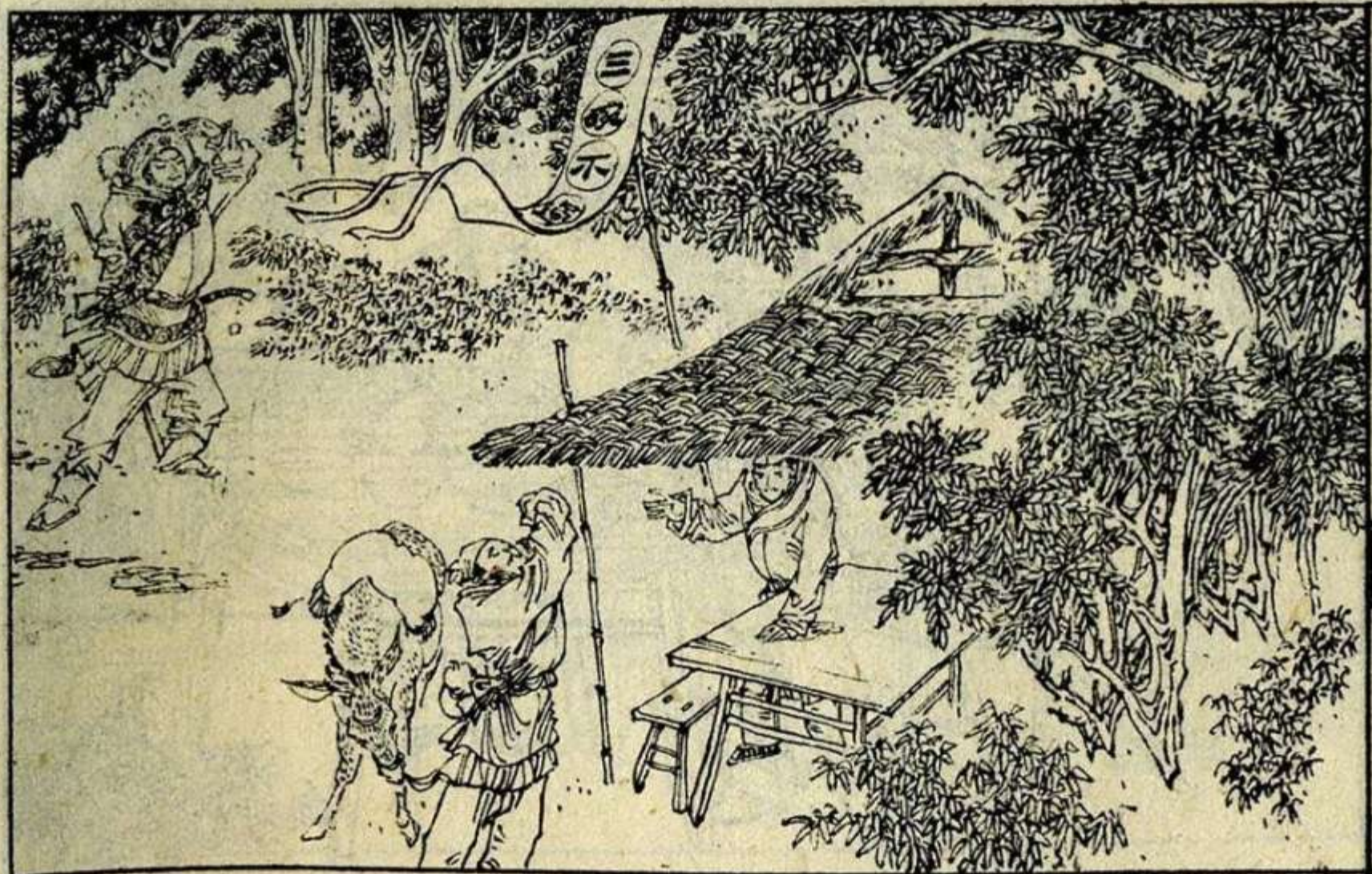
宋江扶起武松，叫宋清取出一锭十两银子，送与武松。武松哪里肯受，说道：“哥哥客中，须用盘费。”宋江道：“贤弟不必多虑，你若推却，我便不认你做兄弟。”武松只得拜受了。



宋江取些碎银子付了酒钱。武松拿了哨棒，三个在酒店前作别。武松堕泪拜辞了宋江，自去。宋江和宋清立在路旁，直到望不见武松了，方才转身回去。



武松上了路，晓行夜宿，走了几日，来到了阳谷县境内。



这日晌午，武松走得肚中饥渴，望见前面有一个酒店，门前挑着一面酒旗，旗上写着五个大字：“三碗不过冈。”



武松走进店里坐定，叫道：“主人家，快拿酒来！”只见店主人把三只碗、一双筷、一碟熟菜，放在武松面前，又满满地筛了一碗酒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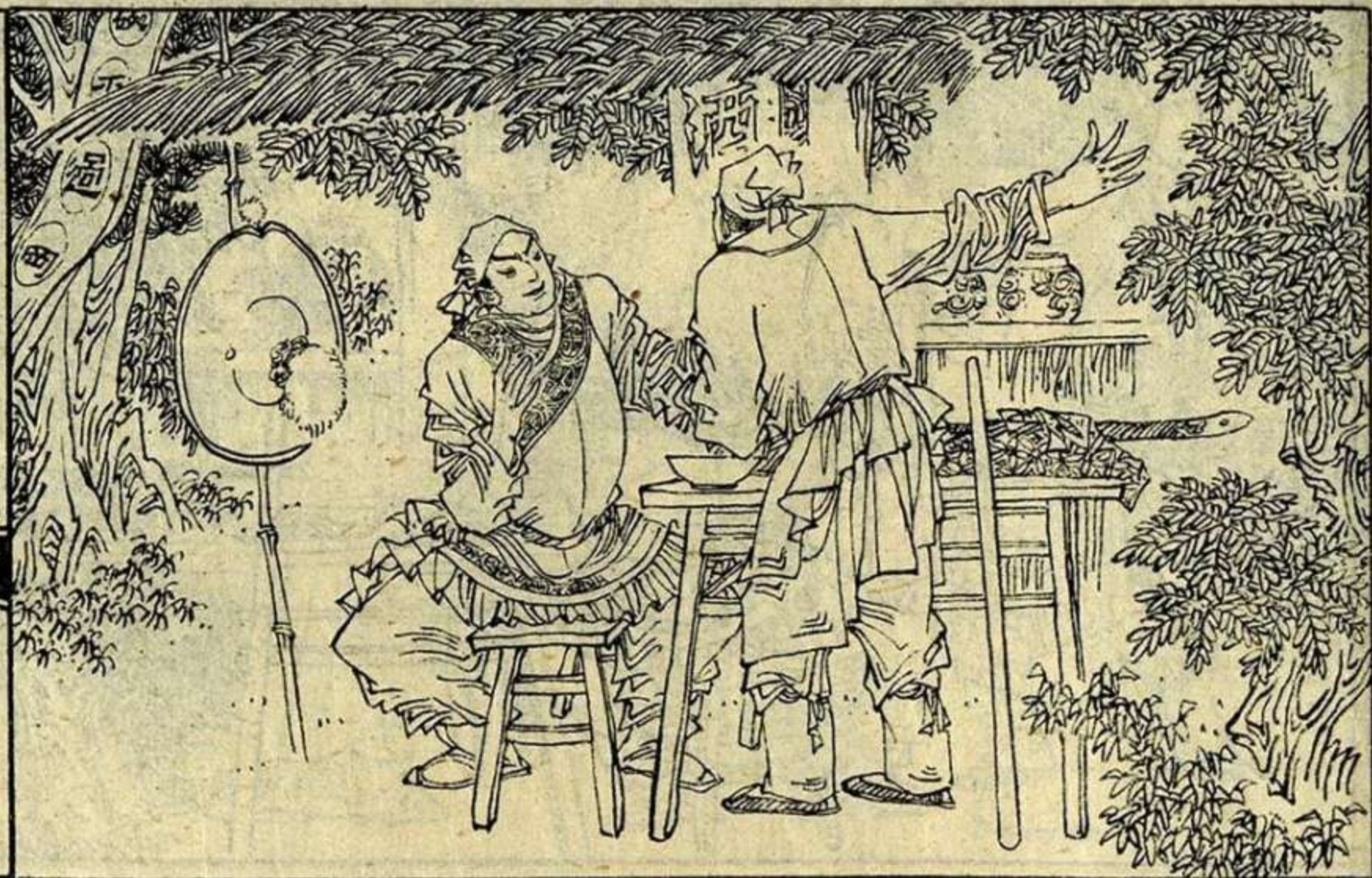
武松端起碗来一饮而尽。叫道：“这酒好生有气力！”又叫店家拿些可饱肚的来下酒。店家去切了二斤熟牛肉，用一个盘子盛了，放在武松面前，接着又筛了一碗酒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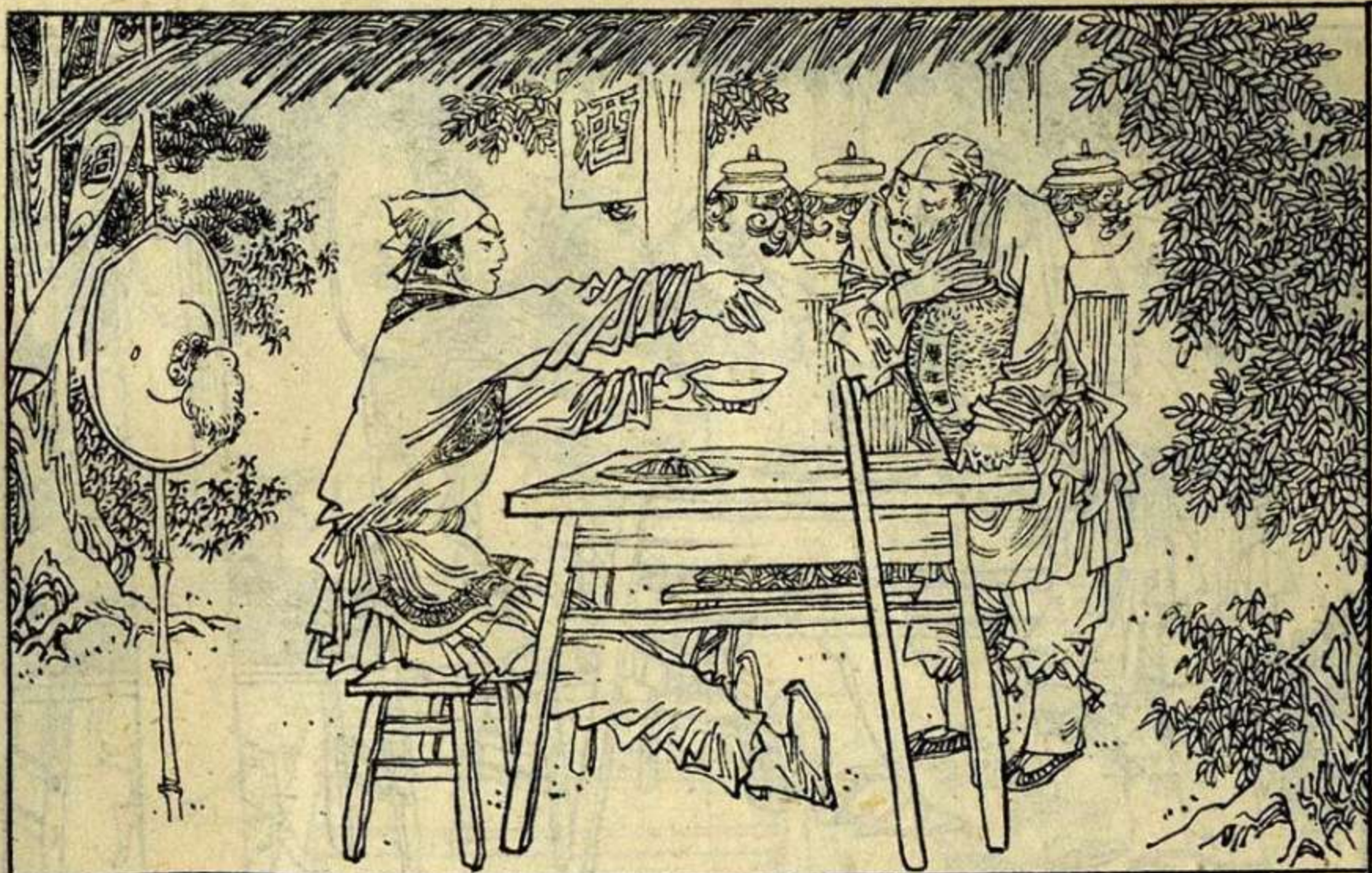
武松又是一饮而尽，连声道：“好酒！”店家又筛下一碗。前后吃了三碗酒，再也不见有人来筛。武松敲着桌子叫道：“主人家，怎么不添酒来？”



酒家道：“客官要切肉便添来，酒却不添了。”武松道：“却又作怪！为何不肯添酒来？”酒家道：“客官，你须看见我门前招旗上明明写着：‘三碗不过冈’。”



武松便问：“怎么叫‘三碗不过冈’？”酒家道：“俺家的酒，虽是村酒，却与一般的酒不同。但凡客人来我店中吃了三碗的，便醉了，过不得前面山冈去。因此唤做‘三碗不过冈’。过往客人到此吃过三碗，便不敢再要。”



武松笑道：“原来这样！我吃了三碗，却如何不醉？”酒家道：“我这酒，叫做‘透瓶香’，又唤做‘出门倒’，初吃时醇浓好吃，过些时候便醉倒了。”武松道：“休要胡说！你怕我不给你钱？再筛三碗来我吃！”



酒家又筛了三碗。武松吃了说道：“实是好酒！主人家，我吃一碗付你一碗钱，你只顾筛来。”酒家说道：“客官，你休要只顾吃，这酒实在要醉倒人，醉倒了没药医！”武松哪里肯依，酒家被他缠不过，只得再筛了三碗。



武松吃得口滑，只顾要吃。酒家道：“酒还有五六碗，只怕你吃不得了，你这条长汉，倘若醉倒了，谁扶得住你！”武松答道：“要你扶的不算好汉！”酒家只得又筛与他吃。



武松前后共吃了十五碗酒，这才立起身来，自言自语道：“说什么‘三碗不过冈’，我吃了许多，却不曾醉。”付了酒钱，提了哨棒，走出门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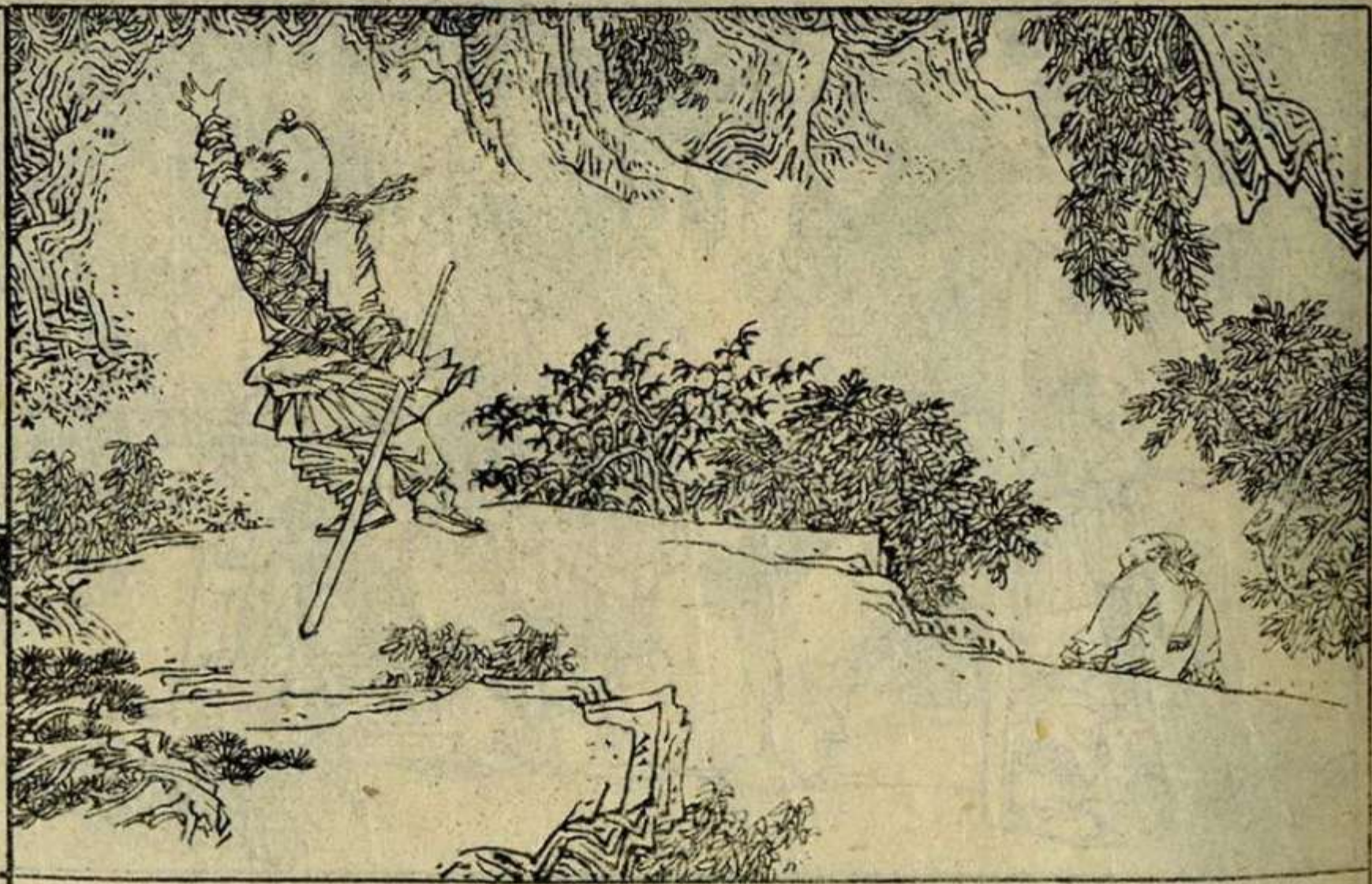
店家赶出来叫道：“客官哪里去？”武松立住了，问道：“叫我做甚么？我又不少你的酒钱！”酒家叫道：“我是好意，你且回来看抄下的官司榜文。”



武松问：“甚么榜文？”酒家道：“如今前面景阳冈上有只大虫，晚了出来吃人，已经伤了三二十条性命。县里令猎户限期捕获，冈子路口都贴着榜文，教往来客人，在巳、午、未三个时辰结伙成队过冈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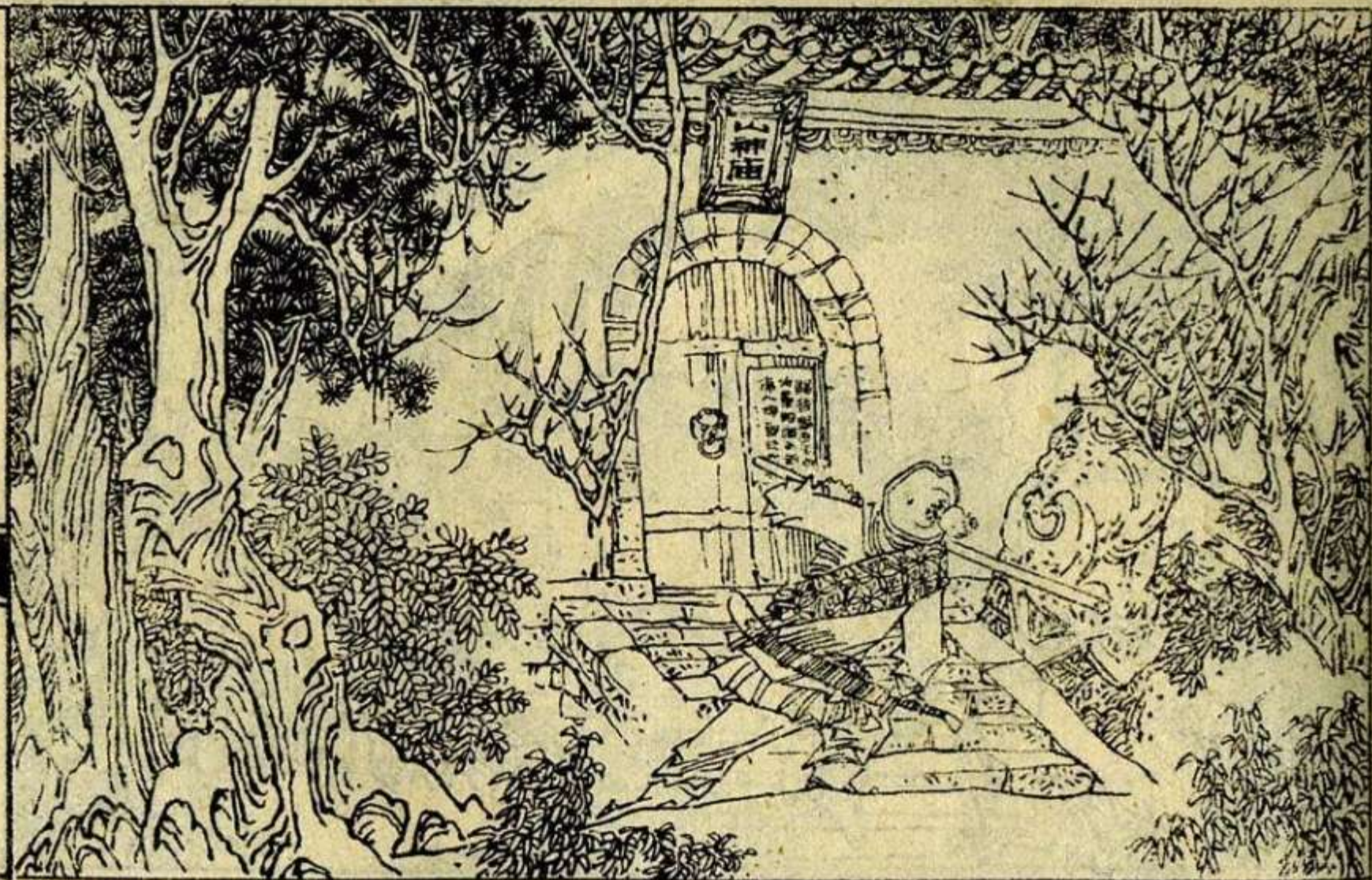
武松听了笑道：“我是清河县人氏。这条景阳冈，少说也走过一二十遭。几时见过有大虫！便是真的有虎，我也不怕！你留我在店里歇，莫不是半夜三更，想谋我财，害我性命，却把大虫来吓唬我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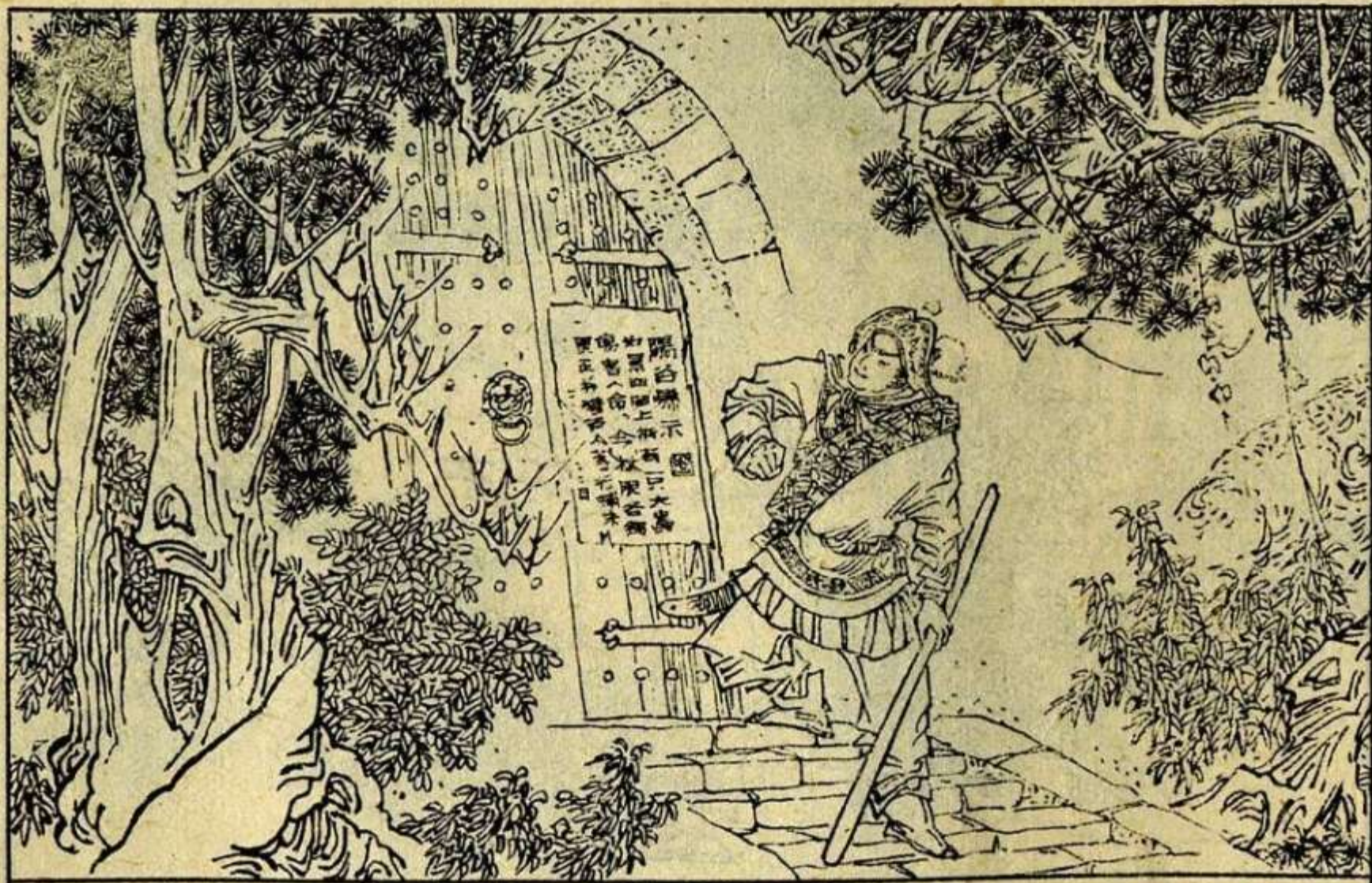
酒家道：“你看么！我是一片好心，你反当恶意，倒落得你说出这话！你不信，就请尊便自行。”说完，摇着头回店去了。武松提了哨棒，迈开大步，直向景阳冈来。



约行了四五里，来到冈子下，**见**一棵大树上写着两行字：“近因景阳冈大虫伤人，过往客**商**可于巳、午、未三个时辰，结伙成队过冈，切勿自误。”**武松**笑道：“这是酒家诡计，惊吓那些客人，好到他店里去**歇**宿。我怕什么！”



武松说着，横拖着哨棒上冈子来。这时已是申牌时分，看西边红日，慢慢地相傍下山。武松乘着酒兴，只管向前走，行不到半里，见一个败落的山神庙，门上贴着一张印信榜文。



武松停住脚看时，上面写道：“阳谷县示：为景阳冈上新有一只大虫伤害人命，今杖限各乡里正并猎户行捕未获。如有过往客商，可于巳、午、未三个时辰结伴过冈。其余时分及单身客人不许过冈。各宜知悉。”



武松方知冈上真有虎。欲待转身回酒店来，却又怕被酒家耻笑。寻思了一会，自言自语道：“怕甚么！且只顾上去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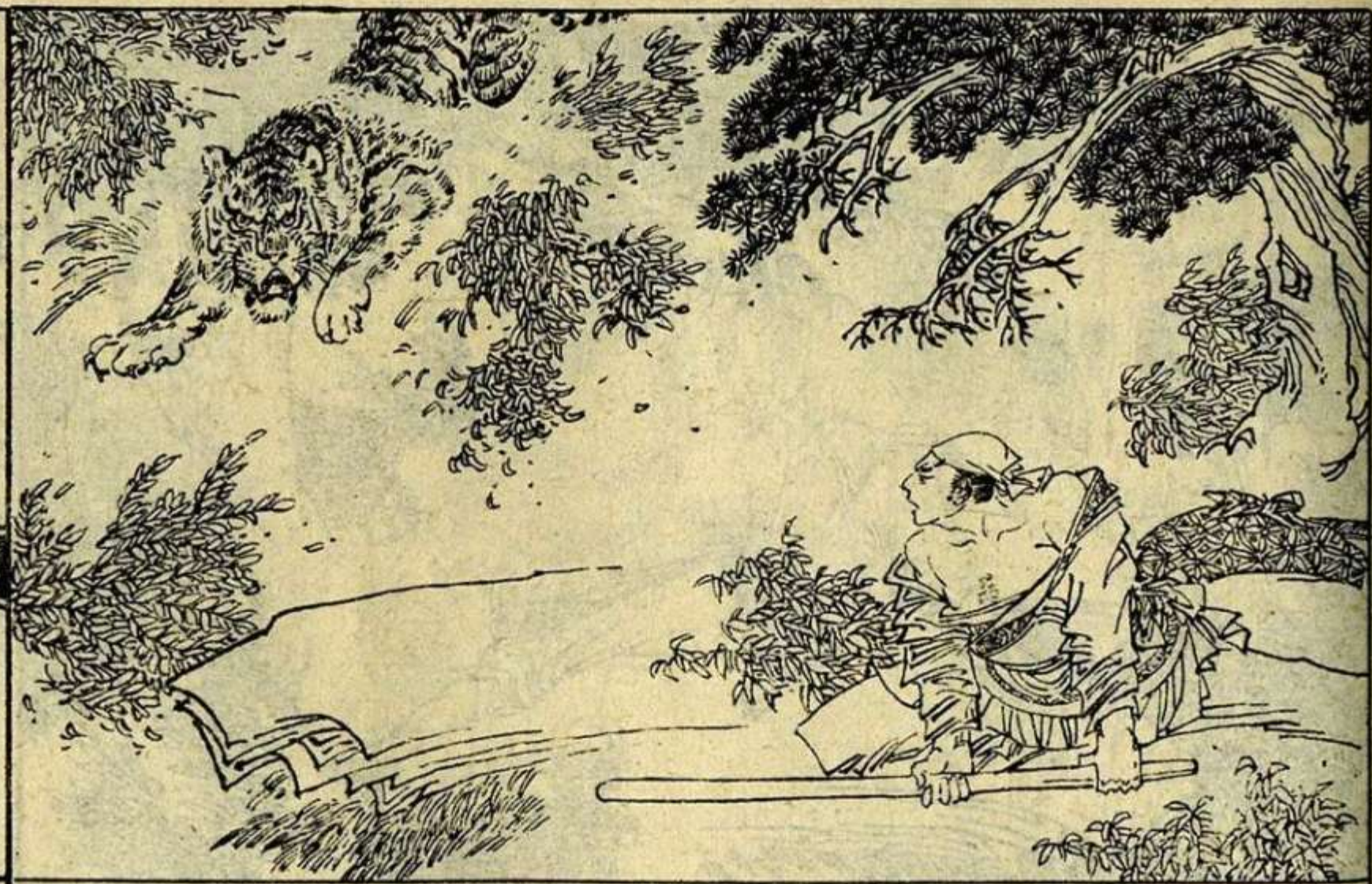
正走着，肚里的酒涌了上来，便把毡笠儿背在脊梁上，哨棒挟在肋下。回头看那轮红日，已渐渐堕下去了。武松自肚里寻思道：“哪有什么大虫！这都是人吓人吓怕了，不敢上山。”



走了一阵，酒力发作，浑身焦热起来。见前面有座乱树林，便一只手提着哨棒，一只手把胸前襟袒开，踉踉跄跄向前奔来。



过了乱树林，见一块光塌塌大青石，就把哨棒倚在一边，放翻身正要睡时，只见发起一阵狂风，吹得乱树林呼呼响。



那一阵风过后，只听得乱树背后“噗”地一声响，跳出一只吊睛白额大虫来。武松叫声：“啊哟！”酒醒了大半，从青石上翻将下来，拿了那条哨棒在手里，闪在青石边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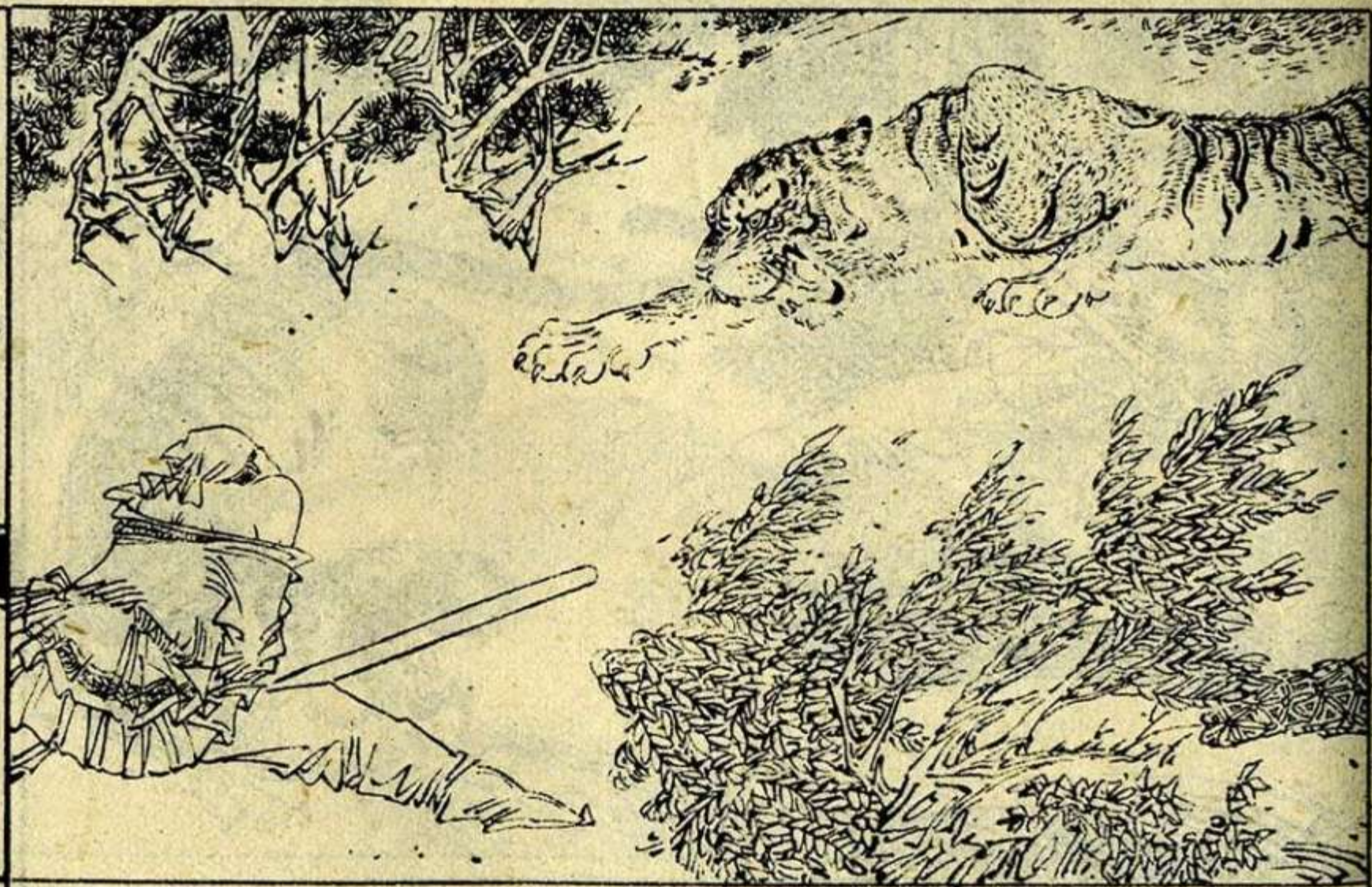
那大虫又饥又渴，见了武松，把两只前爪在地下略按一按，涌身望上一扑，从半空里窜将下来。



说时迟，那时快，武松见大虫扑来，只一闪，闪到了那大虫背后。



那大虫背后看人最难，便把前爪搭在地上，把腰胯一掀，掀将起来。武松只一躲，避在一旁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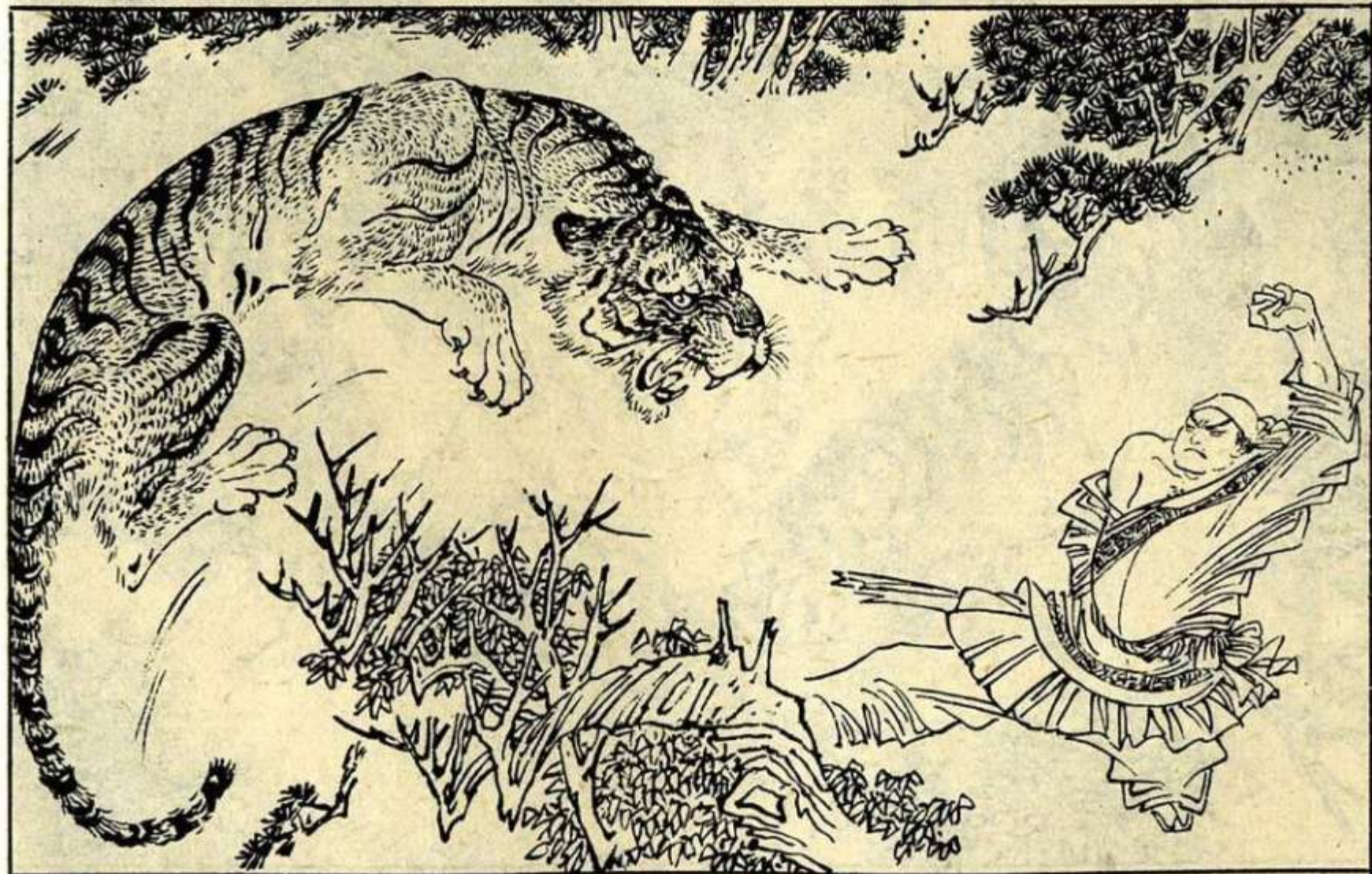
大虫见掀不着武松，大吼一声，犹似半空里炸起个响雷，震得那山冈也动。把这铁棒也似的虎尾倒竖起来，狠命一剪，武松却又闪在一边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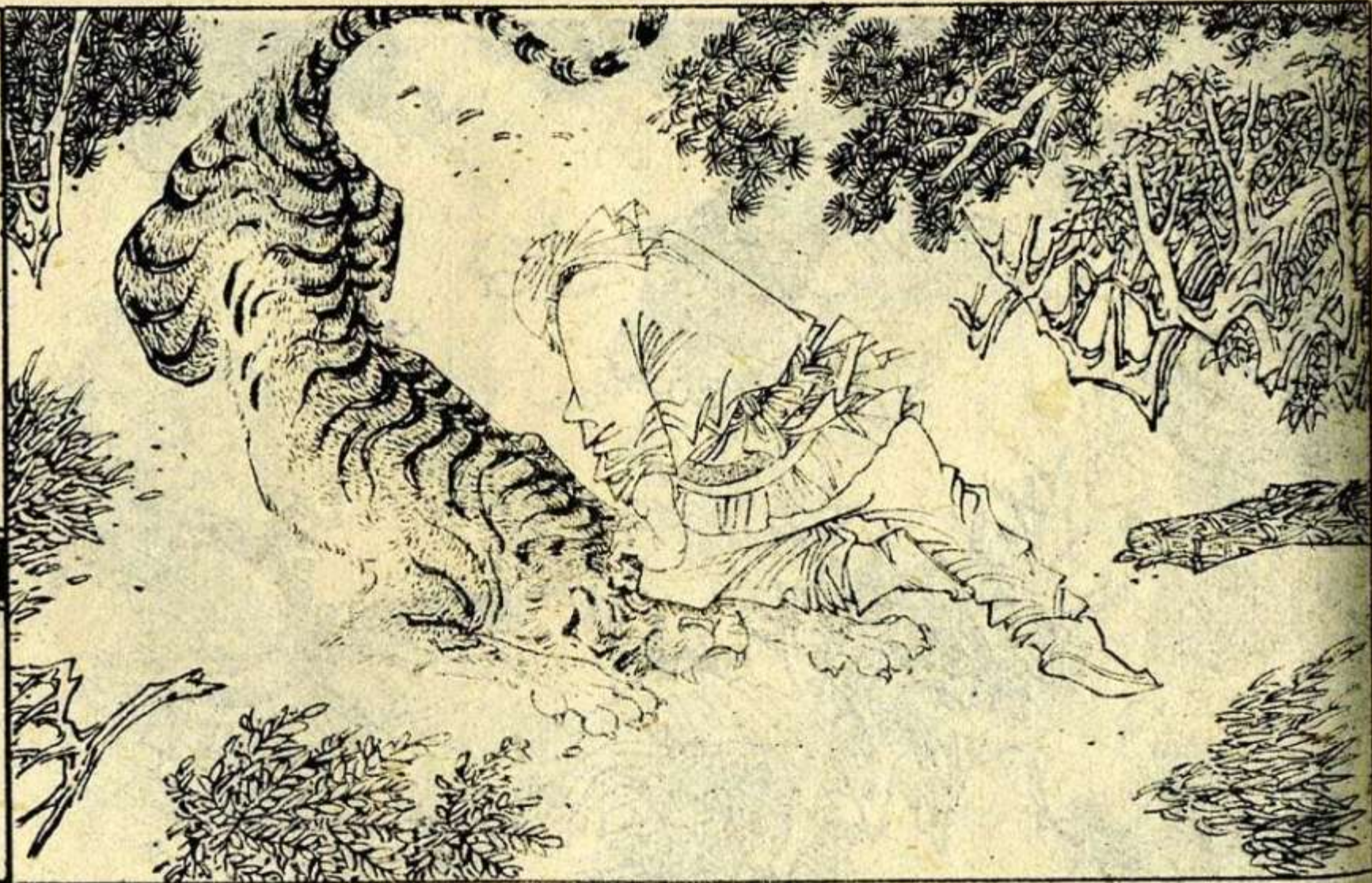
原来老虎吃人，只是一扑、一掀、一剪，这三下子都伤不着人时，气性已倒了一半。那大虫剪不着武松，又吼了一声，一兜，兜将回来。



武松见那大虫翻身回来，双手抡起哨棒，用尽平生气力，只一棒，从半空里劈将下来。只听一声响，簌簌地将那树连枝带叶劈脸打将下来。



原来打急了，打在枯树枝上，把那条哨棒折做两段，只拿得半段在手里。那大虫咆哮着，性发起来，翻身又是一扑，武松向后又一跳，退了有十数步远。



那大虫恰好把两只前爪搭在武松面前。武松将半截棒丢在一边，两只手就势把大虫顶花皮揪住，将虎头按将下来。那大虫急要挣扎，被武松尽力气按定，哪里肯放松半点儿。



武松把只脚朝大虫面门上、眼睛里只顾狠命乱踢。那大虫咆哮起来，全身却又动弹不得，把两只前爪在身底下扒起两堆黄泥，成了一个土坑。



武松把那大虫嘴直按下黄泥坑里去。用左手紧紧地揪住大虫顶花皮，偷出右手来，提起铁锤般大小拳头，尽平生之力只顾打。



打了五七十拳，那大虫眼里、口里、鼻子里、耳朵里都迸出鲜血来。没一顿饭功夫，就把那大虫打得动弹不得，只是喘气。



武松放了手，来松树边寻了那打折了的哨棒，拿在手里，只怕大虫不死，又用棒打了一会，直到那大虫没一丝儿气了，才丢了棒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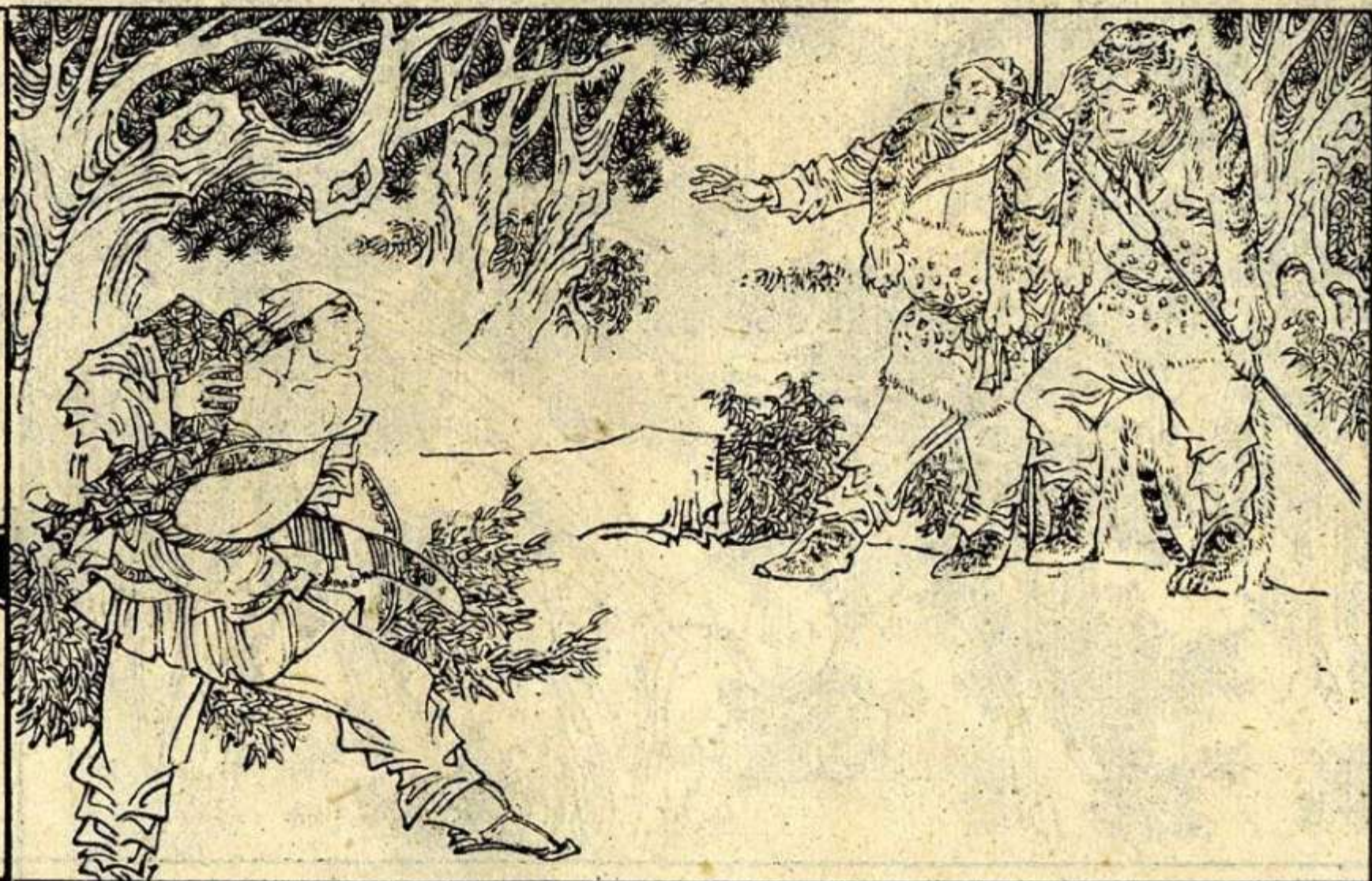
武松寻思道：“我就拖这死大虫下冈子去。”就血泊里用双手提那大虫时，哪里提得动。原来使尽了气力，手脚都酥软了。



武松再来到青石上坐了一会，心想：“天色黑了，倘又跳出一只大虫来，却怎么斗得它过。且挣扎下冈子去，明朝再来理会。”就石头边寻了毡笠儿，转过乱树林边，一步步捱下冈子来。



走不到半里多路，只见枯草丛中，又钻出两只大虫来。
武松吃了一惊，叫道：“啊哟！我这番休矣！”



只见那两只大虫，在黑影里直立起来，却是两个人，把虎皮缝做衣裳，紧紧绷在身上，手里各拿一条五股叉，向武松道：“你是吃了猢猻心，豹子胆，如何敢独自一个，昏黑将夜，走过冈子来！”



武松问：“两位是什么人，上冈来做甚么？”两个道：“我们是本处猎户，只因这冈上有一只大虫，夜夜出来伤人。如今县里限期捕获，今夜又挨到我们，和十几个乡夫在此放了窝弓药箭等它。”



猎户问武松如何一个人从冈子上走下来，可曾看见大虫？武松道：“我是清河县人氏，姓武名松。刚才在冈子上乱树林边，正撞见那大虫，被我一顿拳脚打死了。”



两个猎户一听，呆住了，摇头说道：“怕没这话！”武松道：“你不信，看我身上血迹。”两个道：“如何打的？”武松把打大虫的事说了一遍。两个猎户听了，又惊又喜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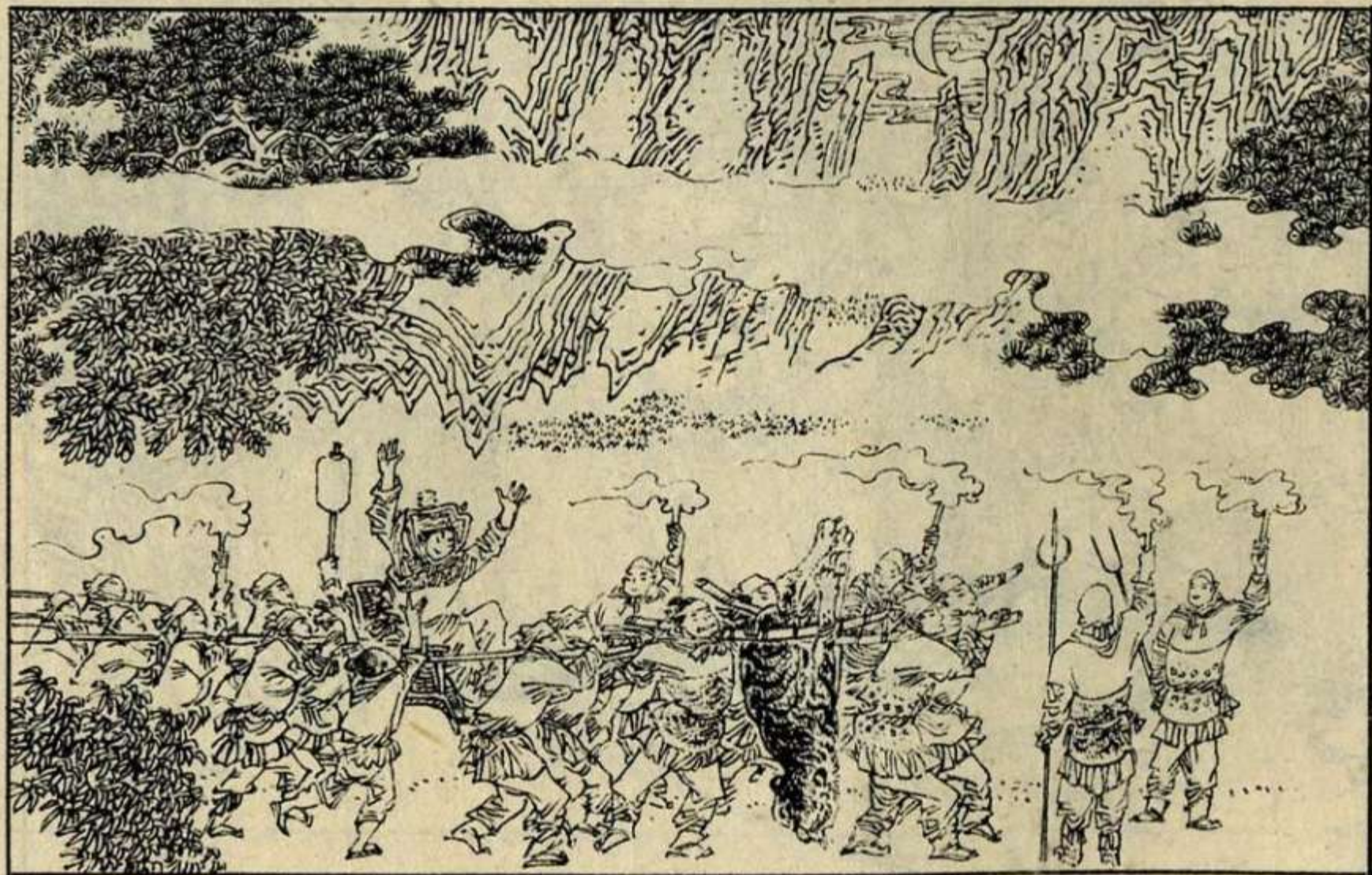
猎户叫拢那十几个乡夫来，把武松打大虫的事向众人说了。众人都不相信。武松道：“你们不信，我和你们去看便了。”众人便点起五七个火把，都跟着武松，一同上冈子来。



到得冈子上，看见大虫果然死在那里。众人大喜，为首的先叫一个人去报告本乡里正，并该管上户。



这里五七个乡夫，把大虫缚了，抬下冈子来。



到得岭下，早有七八十人都哄了过来。先把大虫抬在前面，将一乘轿抬了武松，投本处一个上户家来。



那里正、上户都在庄前迎接，命把大虫扛到草厅上。问道：“壮士高姓大名？贵乡何处？”武松一一回答了，并将打虎经过细说了一遍。众人都叹道：“真是英雄好汉！”



众猎户拿野味、村酒款待武松。武松因打大虫困乏了，要睡。上户便叫庄客打扫客房，安排武松歇息。



次日天明，上户先使人去县里报知。等得武松起来洗漱罢，众上户又牵羊担酒，来感谢武松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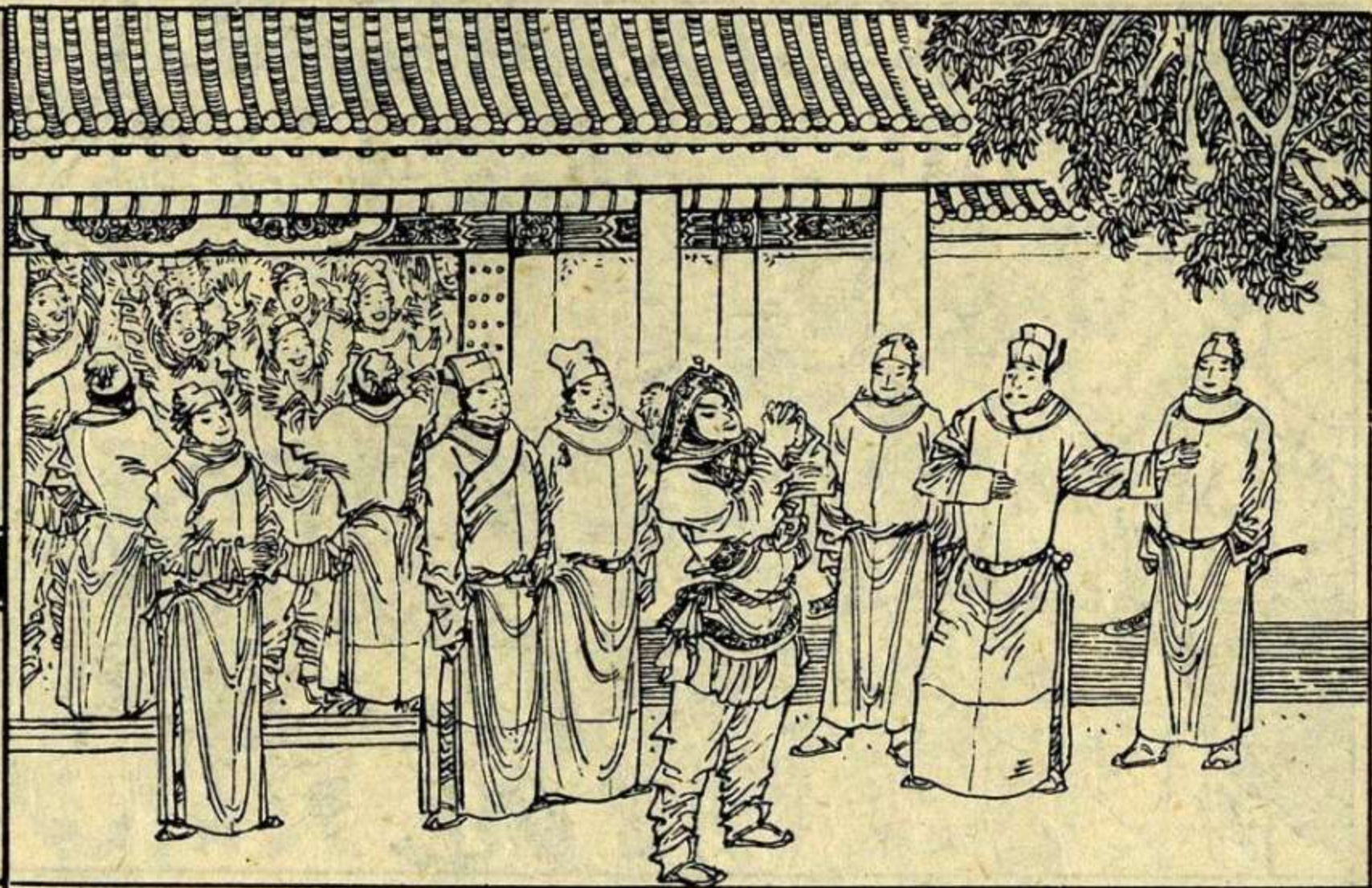
众上户给武松把盏，说道：“被这个畜生不知害了多少性命，连累猎户吃了几顿限棒。今日幸得壮士除了一害。”武松谢道：“非小人之能，托赖众长上福荫。”



吃了一早晨酒食，众人抬出大虫，放在虎床上。上户给武松备了一匹好马，又把缎匹和花红与武松披挂了。一行人在前抬着大虫，武松骑着马，一齐出庄来。



到了县城，那阳谷县人民，听说一个壮士打死了景阳冈上大虫，熙熙攘攘，都来看打虎英雄。武松在马上看时，只见挨肩叠背，堵街塞巷，闹动了整个县城。



到了县衙门口，武松下了马，众人扛着大虫，都到厅前，放在甬道上。武松由县吏陪着，与上户、里正一同向厅里走去。



知县已在厅上专等，看了武松这般模样，又见了这个老大锦毛大虫，心中自忖道：“如不是这样个好汉，如何打得这个猛虎！”便问武松怎样打死这个大虫。武松就当厅将打虎的本事细说了一遍。



知县就厅上赐了几杯酒，又将上户凑的赏钱一千贯给了武松。武松禀道：“小人听说众猎户因这个大虫，受了许多责罚，何不就把这一千贯散给众人用去。”知县道：“既是如此，任从壮士。”



武松就把赏钱在厅上散与众猎户。知县见武松忠厚正直，有心要抬举他，便道：“你虽是清河县人氏，与我这阳谷县近在咫尺，我就保举你在本县做个都头如何？”武松连忙称谢：“若蒙恩相抬举，小人终身受赐！”



知县随即唤押司立了文案，任命武松为步兵都头。众上户都来与武松祝贺庆喜，接连吃了三五日酒。从此，武松便在阳谷县住了下来。欲知后事，请看下集《斗杀西门庆》。